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八日星期四下午四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 A. A. 乌谢尔先生(象牙海岸)。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 玻利维亚、巴西、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象牙海岸、摩洛哥、挪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136)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关于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六月八日期间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S/5764 和 Corr. 1)。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关于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六月八日期间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S/5764 和 Corr. 1)

1. 主席：我收到了塞浦路斯外交部长〔S/

5771〕，¹ 土耳其代表〔S/5772〕¹ 以及希腊代表的信件〔S/5775〕，¹ 要求允许他们列席参加安理会本项议程的讨论。根据安理会的惯例，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请这三个国家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S. A. 基普里亚努先生(塞浦路斯)、O.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和 D. S. 维齐奥斯先生(希腊)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我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是土耳其代表，但是在请他发言之前我要先让苏联代表发言，他正要提出一个程序上的问题。

3.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们刚刚通过了议程，议程上说安理会将审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5488〕。² 议程还说安理会将审议秘书长就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六月八日期间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给安理会的报告〔S/5764〕。³

4.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根据什么逻辑，根据什么程序，我们不首先听塞浦路斯代表，也就是现在在这里的外交部长基普里亚努先生发言，而要先听土耳其代表发言？

5. 据我们了解，塞浦路斯代表团团长曾请求安理会准许他就讨论中的问题，即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的实质发言。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先请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代表，该国外交部长基普里亚努先生就讨论中的问题的实质发言。

¹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²同上，第十八年，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

³同上，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6. 我认为几乎毋庸置疑，如果我们考虑到问题性质的话，正是塞浦路斯代表完全有权在安理会发言来说明他的政府的立场。更不用说根据联合国以及安理会所尊重的纯礼仪的原则，具有较高身分的代表一般享有威望和优先权，所以总是请他们先发言的。

7. 关于我所说的这些，主席先生，我想知道你在这方面的看法和你的意见。

8. **主席：**我想提请苏联代表注意一个事实：在安理会第一〇九五次会议上也曾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当时，就象现在一样，只有一条原则是主席可以据以作出决定的，这就是暂行议事规则第二十七条，它规定：

“主席应按照代表请求发言之次序请其发言。”

9. 正巧土耳其代表首先要求发言，这就是主席为什么认为应该让他第一个发言的原因。不过，如果苏联代表提出正式建议的话，我就得请安理会解决这个问题。

10.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感谢你的好意说明并引证了第二十七条规则。该规则规定“主席应按照代表请求发言之次序请其发言”，这显然指的是安理会理事国的代表们。

11. 这且不谈，主席先生，你提到发言人名单，并且说主席是按名单顺序请他们发言的。请你说明一下名单拟定的程序好吗？名单是在安理会开会之前拟定的，还是在安理会通过议程之后拟定的？如果是会前拟定的，那是一回事，如果是在安理会通过议程之后拟定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12. 如果你的名单上代表的名字是在安理会通过议程之后登记的，那么我们想请你，主席先生，考虑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关于议程上所列问题的性质和对外交官应有的礼仪的看法。

13. 如果名单在安理会开会之前就已拟定，那么请问：在安理会通过议程之前，还不知是谁或者是否有人将被邀请参加安理会会议，人家怎么能登记发言呢？

14. 戏票或足球比赛票是可以预订的；但是在安理会，还不知道谁将被允许参加会议，怎么能事先拟定发言名单呢？

15. **主席：**主席认为决定发言人应该什么时候登记的准确时刻是很困难的。安理会会有一个惯例，有时允许发言人在议程通过之前报名发言；这次的名单就是这样确定的。由于在实际决定通过议程时没有登记新的名单，所以主席就只能认为发言人原登记的名单上的顺序仍然有效。

16. 至于暂行议事规则第二十七条使用的“代表”一词所引起的问题，我想提请苏联代表注意规则第十四条的规定，凡是应邀参加安理会会议的各国政府所指派的人就叫做代表。在没有其他明确规定之前，主席只能认为，如第二十七条中所用的“代表”一词，适用于两种人，既是指安理会理事国的代表，又是指应邀参加安理会会议的各国代表。主席重申，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根据暂行议事规则，而这些规则中适用的就是第二十七条。

17. 主席是按照上述规则办事的。同时承认安理会有权改变主席的决定，如果安理会认为有必要这样作并愿行使其特权不按第二十七条办事的话。不过主席并不具有安理会的权力，所以不得不按第二十七条办事。这就是我让土耳其代表首先发言的原因。

18. **哈耶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很抱歉我不得不继续谈这个问题，主席先生，我想更清楚地理解你刚才的发言。你非常正确地提醒我们注意暂行议事规则第十四条，以它作为我们决定的根据，这点我们是同意的。换言之，安理会必须首先决定邀请某国代表参加安理会会议，据我国代表团的看法，在发言人是否被邀请尚未决定之前就制订好发言人名单是不可能的。请允许我指出，安理会业已决定按上述顺序邀请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代表。如果我们严格按照程序规则办事，我认为对苏联代表的立场提供了更为有利的论据，因此安理会应该把优先权给予塞浦路斯代表。

19. **主席：**我认为应该提请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注意，我提请安理会所作的决定是以下列文句表述的：“根据安理会的惯例，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请

这三个国家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由于没有反对意见，安理会决定同时邀请三国的代表。然后我按字母顺序请每个国家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但是由于暂行议事规则没有规定代表要按字母顺序发言，所以我认为我只能按第二十七条规定办事。

20. 苏联代表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询问我的意见，我回答他说：我不能有另外的做法，我无权采取另外的做法，只能按照第二十七条规定办事。我想如果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接受我的意见，他们就该同意以这个意见作为主席的裁决，允许我请名单上的第一个发言人，即土耳其的代表发言，除非象我说过那样，他们建议安理会改变这一裁决。

21.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想再次感谢你澄清了你的立场，并且说明了你让代表在安理会发言所根据的理由。然而，我要再次提及议程问题，安理会这次开会是由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以及秘书长就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军事行动给安理会的报告。

22. 从安理会议程可以清楚看出，我们正在审议有关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问题，因而我们应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塞浦路斯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基普里亚努先生来到纽约出席安理会。最起码的逻辑要求我们首先应该听取首要的有关方面，即塞浦路斯及其代表们的发言，因此，应该首先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这是绝对明确的。

23. 事实上，现在他是唯一的应该让他发言的人，因为在议程上没有其他问题，因此似乎任何其他人也不能优先要求发言。如果涉及后边的代表发言，那么按照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办事可能是合理的，但是只能在我们听取了作为议程主题的国家的主要代表发言之后，才应该这样办。

24. 严格说来，把发言权给谁的问题根本不该发生。应由塞浦路斯共和国授权的代表发言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他出席了会议。至于以后谁要谈这个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时，我们应当按照安理会有关议事规则办事。但是在我们听取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发言人发言之前，怎能按照形式上的议事规则办事呢？那是违反一切逻辑的。

25. 你谈到惯例和形式方面的考虑。但是如果我们受这些限制的话，塞浦路斯代表早在三个月前就该提出申请了，以免来个措手不及。如果我们接受这种看法，主席先生，我要请你注意一个事实，即这样的申请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S/5488〕就已经提出了。为什么这个申请无效？为什么你又拘泥于另外的发言申请呢？

26. 主席先生，我们了解到塞浦路斯共和国外交部长事实上是期望安理会首先听取他的发言的。因此我想请你澄清这一点，或者证实我们是正确地解释了塞浦路斯代表团的期望。我不想重复对这件事的最起码的道德与礼仪方面的考虑。因为他有外交部长的高级地位，要求我们作为同事或外交伙伴应对他表示起码的礼貌与外交上的照顾，难道我们对这个问题不能随机应变，或者采取外交上起码的圆通方式对待吗？

27. 最后，如果这个问题还不完全明确的话，根据我上面提出的这些原由，安理会和秘书处有责任事先保证请塞浦路斯外交部长首先发言。

28. 因此，主席先生，我请你对这些考虑予以应有的重视。

29. 主席：我想做一点更正：我请代表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的顺序是按接到他们的要求的顺序安排的。这个顺序毫不影响请他们发言的顺序。

30. 我还要说明，塞浦路斯代表确实曾要求首先发言，但是土耳其代表是在他之前提出同样要求的。

31. 苏联代表的意见是中肯的，合乎逻辑的，但是我重申主席只能依据议事规则和始终符合议事规则的安理会惯例办事。因此不管情况看来怎样合乎逻辑，主席无权违反议事规则。因此他仍想按照规则，根据发言人登记的顺序请他们发言，因此首先发言的是土耳其的代表。

32. 在这种情况下，我请问苏联代表，他是否要向安理会提出正式建议？

33.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们仔细地听取了你的解释。我们特别注意了你提到塞浦路斯共和国外交部长的愿望的那些话，他有完全合法的理由首先就安理会议程上的主题发言。

34. 因此我们敢于指出, 尽管这里提出的论据, 特别是苏联代表团提出的论点, 具有逻辑性与合法性, 真正考虑的却不是逻辑性与常识, 而是死板的形式。而且安理会对这件事没有遵照道德与起码的礼仪原则办事, 虽然在这个高层的组织里作为同事间相互关系的典范应该执行这些原则, 尤其是对联合国会员国政府的高级代表来说应该这样做。

35. 主席: 主席认为暂行议事规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此, 鉴于没有提出正式建议并根据第二十七条规定, 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36.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 主席先生, 感谢你公正的裁决。由于我国不是安理会理事国, 对于你们的程序规则我不能讲什么, 但是我发现你的裁决是非常合乎逻辑而又公正的。

37. 我想指出我不能同意的一点。那就是苏联代表提出的关于安理会代表的什么礼让、礼仪、优先权、资历等等。如果是一场足球比赛或是戏剧演出, 由于照顾身分当然我会把我的座位让给一位外交部长; 但是我认为在安理会, 我们都是各自国家的代表, 我们无权退让。

38. 首先, 主席先生, 我想感谢你和安理会的代表们使我国代表团有机会就塞浦路斯问题发言。

39. 我非常感谢能借此机会解释我国政府对局势发展的看法, 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看法以及我国代表团对秘书长的报告的看法。

40. 但是在这之前, 我认为有责任对应该感谢的表示感谢。我必须向秘书长和他在塞浦路斯的亲密合作者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不断努力忠实地执行安理会各项决议和决心扭转困难局势。我还必须怀着感激之情提到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调解人、杰出的芬兰外交家托米奥雅大使, 他为了和平的利益, 担负了非常细致而又艰巨的工作。我国政府完全信任他, 并将继续尽力减少他工作中的困难。

41. 还要对奥地利、加拿大、丹麦、芬兰、爱尔兰、瑞典和联合王国的政府表示感谢, 他们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提供了部队, 为结束在塞浦路斯对无辜人民的屠杀做出了相当的牺牲。我国政府还感谢奥地利政府派遣了一个医疗队, 感谢澳大利

亚、奥地利、新西兰和瑞典政府对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维持和平部队的捐献。不仅我国政府, 而且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对这些热心公益的国家都表示感谢。他们响应联合国的号召, 为在这多事的岛上坚持法律和秩序付出了相当可观的经费, 又让他们的儿孙去冒生命的危险。

42. 在安理会三月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前两次会之后, 我们就寄希望于联合国。我们希望塞浦路斯希腊族的领导人审慎地遵守安理会的各项决议, 并且经过联合国部队和岛上各联合国机构的努力, 仇恨将逐步消除, 和解的精神将取得胜利, 为能求得一个和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创造适当的环境。自然这先要求塞浦路斯希腊族领导人方面有一定的善意。但是我们这样的希望破灭了。一个悲剧的事实是: 自第一个决议通过以来三个多月过去了, 这样的环境却没有在岛上出现。相反, 由于塞浦路斯希腊族当局完全不顾决议和他们一贯毫无善意的态度, 使局势变得越来越坏。

43. 我可以举出许多塞浦路斯希腊族领导人拒绝考虑安理会的劝告和缺乏善意的例子。其中主要的一个也许就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单方面废除国际协定的企图。你们会记得今年四月四日马卡里奥斯大主教通知土耳其政府, 他已经废除了一九六〇年土耳其、希腊与塞浦路斯之间签订的同盟条约。值得注意的是: 为什么大主教恰恰在联合国调解人刚开始努力寻求一个和平解决的时刻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企图废除同盟条约的行动是在调解人到达塞浦路斯之后的几天作出的。安理会会记得调解人动身之前, 在联合国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 他在回答一个问题时宣称, 他认为塞浦路斯宪法和条约是有效的。托马斯·汉密尔顿在四月一日的纽约时报上报道说:

“托米奥雅先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宪法与保证条约仍然有效, 但是经有关四国政府同意, 两者均可改变。”

调解人的这一声明与联合国宪章, 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三月十三日的决议(S/5575 和 S/5603)⁴以及国际法准则是完全一致的, 而且反映了一位公正的调解人的意见。

⁴同上, 第十九年,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月、三月份补编。

44. 我愿提醒安理会三月四日决议的提法，决议规定调解人“将尽其最大努力同各族代表以及前述四国政府一起，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据，同时考虑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塞浦路斯人民的幸福以及维护国际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塞浦路斯面临问题的和平解决和一致协议”。我重复一遍，“和平解决和一致协议”。

45. 大主教不顾安理会决议中这些明确的提法，利用非法行动，企图单方面地抛弃一个有效的国际协定，从而企图既在调解人也在安理会面前造成一个既成事实，这就是企图影响调解人，破坏协商解决，并且使调解人感到他的看法在塞浦路斯是无足轻重的，除非他的观点与大主教的观点碰巧一致。我认为这种企图是非法的，因为它不仅违背国际法关于“条约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同时直接违犯了共和国宪法。塞浦路斯宪法第一八一条是宪法的基本条文之一，这一条规定：

“共和国与希腊王国，土耳其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签订的保证共和国的独立、领土完整与共和国宪法的条约，以及共和国与希腊王国和土耳其共和国缔结的军事同盟条约，都具有宪法的效力，其副本作为本宪法的附件 I 和 II。”

事情很清楚，大主教为了自己的目的在践踏或违犯宪法方面是毫不感到内疚的。

46. 大主教企图单方面非法宣布这个条约无效的借口是土耳其分遣队拒绝回到兵营里去，这支分遣队是根据条约驻在塞浦路斯的。

47. 事实上，当塞浦路斯希腊族恐怖分子的行动使得岛上的局势严重威胁所有土耳其人的安全时，土耳其分遣队认为，兵营位于塞浦路斯希腊族恐怖分子所控制的地区，继续留在那里对他们的安全极端危险，因而被迫迁到尼科西亚地区一个较安全的新驻地。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及其政府把这次迁移解释成对同盟条约的违背。这种解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根据同盟条约将由土耳其和希腊驻塞浦路斯分遣队占用的地方是按照一九六〇年八月在尼科西亚签订的所谓适用范围协议决定的。协议中没有任何地方规定土耳其和希腊分遣队必须永远留在他们原来的兵营里。适用范围

协议第十五条授权土耳其分遣队驻在尼科西亚地区周围五英里以内尽可能靠近希腊分遣队。

48. 土耳其分遣队现在的驻地是遵守这个要求的。土耳其分遣队是有高度纪律的部队，甚至在它目睹去年圣诞节的悲惨事件时，也从未打算介入，并且从未开过一枪。这样的部队迁移到较安全地区是值得赞扬的事而不应该批评，因为这样就多半会避免引起严重的挑衅，如果留在原地不走就会受到挑衅。驻地的变迁决不能成为废除同盟条约的借口。如果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根据宪法有权采取这样的行动，——实际上他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他应该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要求缔约各国就废除条约进行谈判。

49. 塞浦路斯希腊族当局的这一步骤清楚地表明他们不愿合作，寻求协商一致的、和平的解决办法，而决心采取粗暴、强制的手段改变现状。否则，他们就会避免给调解人的任务造成更大困难了。

50. 至于希腊军队的分遣队，秘书长的报告〔S/5764〕第115段中简短地说明：“希腊陆军国家分遣队留在尼科西亚郊区的兵营里。”如果联合国驻塞浦路斯人员稍加注意，他们就会看到情况不是这样。驻塞浦路斯希腊团队是由六个步兵连，一个重炮连和几个辅助部队组成的。现在只有一个步兵连驻在希腊分遣队在开阔地带的兵营里。其他连队都忙于兵营以外的活动。大约两个连在叶洛拉科村疏开，那里设有美国无线电台。这个村是从侧面突击尼科西亚以北土耳其地区的战略要地。多于一连的部队部署在尼科西亚以南基科地区。这种部署不仅适于快速夺取尼科西亚机场，而且便于迅速参加重新大规模屠杀尼科西亚市内的土耳其人。希腊军分遣队的其他单位正在协助埃奥卡〔塞浦路斯战士全国组织〕匪帮，特别是在指导他们使用重武器方面。

51. 安理会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的决议，要求塞浦路斯希腊族领导人作为“塞浦路斯政府”，采取一切可能措施，制止在塞浦路斯发生的暴行与流血事件，这个决议通过以后，我们大家都希望他们出自对联合国与国际舆论的责任感，真正努力去制止暴行的继续发生。结果恰好相反。暴行与流血事件以一种有组织的、无耻的方式在继续，而且常常是那些被认为维持法律与秩序的人干的。

52. 请允许我简短地指出一些三月四日决定以后犯下的谋杀、破坏、绑架等等行动的事例：三月五日一枚炸弹在土耳其族议会大楼里爆炸。结果使五名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受伤。三月七日，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向帕福斯的土耳其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十五名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被杀害，二十二人受伤，三十四人被扣做人质。三月十三日，在利马索尔地区的果族戈泽尔（阿萨玛托斯）、特拉克荷尼与凯特斯等村庄，土耳其族人的住宅和商店被希腊族人抢劫。同一天帕福斯的叶尼凯密清真寺被焚。三月十四日，凯里尼亚地区的土耳其族铁克尼西克村被烧毁。三月十五日，土耳其族在帕福斯的商店遭抢劫后被烧。三月十九日希腊族人用重炮攻击凯泽伐尼村，用推土机摧毁了帕诺科特拉发斯地方的土耳其族的住宅。在这几次攻击中，六名土耳其族人被杀，多人受伤。我面前还有一张三月二十一日、三月二十二日、四月一日、四月六日事件的很长的清单。

53. 四月六日以后到今天发生的一系列类似的谋杀与暴行包括约六十次类似事件，我不准备列举。事情甚至发展到于六月七日绑架了联合国部队的英国陆军少校和他的司机。

54. 不顾安理会决议，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开到之后，仍然发生这些野蛮的罪行，经国际报纸、电台和电视报道，已经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注意。

55. 关于克蒂马的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向土耳其族人进攻的情况，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华盛顿邮报报道说：

“英国要求停火的一切呼吁都遭到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的拒绝。希腊族人不许任何英国部队开进帕福斯近郊的那个市镇。这个禁令也应用到指挥七千英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司令卡弗少将的头上。他是今天下午乘飞机到那里的，只好留在这个镇外的英军司令部里……

“在三十英里外可以看到九处大火的浓烟。从盘旋于该地上空的直升飞机就可以看见人们正在大街上开火。

“土耳其族人的阵地一定是十分危急的，希腊族人不许妇女和儿童撤离。英国人也受到警

告，如果英国士兵企图干涉军事行动，就会遭到射击。一架直升飞机在战斗暂停的片刻好不容易才着了陆，把药品送给土耳其族人。据报道，伤亡恐怕是很惨重的。”

从我上面援引的那份报道中可以看出，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就象其他几次一样，不但射击了妇女和儿童，而且他们不让妇女和儿童撤离战地。我把这件事提请安理会注意，因为这一事实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对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的态度。

56.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纽约时报在描写特拉普泽村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房屋焚烧的情况时说：

“一根房梁的一头被烧焦了，一股烟缭绕而上。村里的水泵还在滴水，一群蜜蜂在一瓶洒了的糖浆上面飞来飞去。除此而外，惟有死一般的沉寂。特拉普泽简直是一个鬼村。……

“由于局外人无法理解的深仇大恨，上星期四，这个荒凉的特拉普泽村被烧毁了。六十岁的村长哈利·撒利，在卡扎法尼躺在一副担架上，闹着病、发着烧，询问村里的情况。当他听到各家的家具、草席、衣服等等都被堆在一起烧掉时，他叹了一口气。听说校舍和旁边的清真寺没有被烧，他感到宽慰。但是那些房舍都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了。窗框被拉掉，房瓦被揭去，瓦砾堆里有祈祷用的地毯、儿童图画和用了一半的作文本。天花板太高，火苗没有烧到。”

从记者法罗士的这篇报道很容易看出，甚至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的礼拜堂也被毁了。看到在一个以主教为元首的国家里礼拜堂都受到攻击，真令人痛心。

57. 还是这位记者在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日纽约时报上报道塞浦路斯希腊族人攻打土耳其族加齐维兰村的情况说：

“傍晚至少有三个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死亡，四人受伤。五个塞浦路斯希腊族进攻者受伤，一个死在医院里。

“对莫尔富湾的加齐维兰村的围攻时紧时松。白天两次停火都失败了。英国部队进行干涉，但是因为天快黑了，这些部队就从这个村子撤走

了。在他们撤离的时候，步枪和机枪又交起火来。大约二百名妇女和儿童还有几个老人拥挤在村子中心的一座小学校舍里。

“子弹穿过村子周围的橘林的树叶，打裂了学校的灰泥墙皮或嵌在其他建筑物的墙里。”

塞浦路斯希腊族进攻者向妇女、儿童和老人们避难的校舍射击是毫不犹豫的。

58. 现在，我想提几件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于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执行职务以后发生的悲惨事件。所有这些事件都在该部队情报处的公报上报道过了。

59. 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在撒勒马尼地区，一个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正在修一条灌溉渠时，被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的枪弹打死。他的兄弟当时正和他一起劳动，死里逃生。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一个土耳其族人在圣玛丽那村被希腊族人打伤。在西奥多罗斯希腊族人向联合国士兵们射击。这些联合国士兵正在运送一个被希腊族人打伤的土族人。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一日，一位住在奥莫尔菲塔的六十岁的土耳其族人被希腊族人杀死在他的花园里，他的女儿也受了伤。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尼科西亚的一个九岁的孩子被杀死；在圣西奥多罗斯，一个土耳其族人也被希腊族人打伤。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尼科西亚的一个土耳其族人被希腊族人杀死；在特拉克阿纳斯，一个土耳其族人正在修水渠时也受了伤。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武装的希腊族人攻击一个位于凯里尼亚公路以西的土耳其族难民营并且把它摧毁了。根据联合国部队的现场调查，可以断言许多难民被杀害，一部分难民被绑架。

60. 从冗长的罪行单中摘录的这几段，就足够说明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的领导所谓遵守安理会决议的程度了。不过，我还得就今年四月二十五日到四月二十九日在圣赫拉里昂地区向塞浦路斯土耳其族阵地发动的全面进攻讲几句话。正如安理会所知道的，这次进攻是塞浦路斯希腊族政府内政部长亲自指挥的，已引起了全世界普遍的愤慨，并且受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司令基亚尼将军的批评。这次进犯是对联合国权威的挑战。请允许我从各国报刊上援引几段有关这次罪恶的进犯的评论吧。

61. 下面是纽约先驱论坛报四月二十九日的社论：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坚决要求把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的控诉提交联合国。他接受了联合国警察部队和联合国调解人员。但是他仍然自行其是，好象塞浦路斯的困境能够由塞浦路斯希腊族一方单独解决。联合国部队几乎被抛在一边了。这位大主教已经废止了同盟条约，并且继续无视宪法。马卡里奥斯总统的政府没有遵守信用。如果要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取得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那就不能是岛上的希腊族人强加于土耳其族人的办法。”

62. 还有一段是摘自四月二十九日华盛顿邮报的：

“联合国今天谴责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支持星期日和星期一在凯里尼亚地区的武装进攻，这是意味深长的政策改变。”

63. 此外，纽约先驱论坛报四月二十九日就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司令发表的一项声明报道说：

“联合国部队司令说：‘联合国认为，希腊族对那个十一世纪要塞采取的行动绝非严格符合安理会关于建立和平部队的决议。’他援引了决议第二条，该条要求塞浦路斯政府进一步采取一切措施以停止岛上的暴行和流血。”

64. 对圣赫拉里昂的侵略无可置疑地证明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及其领导一贯有意无视安理会的建议，企图以武力强行达到他们的众所周知的目的，并且利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作为推行他们的恶毒政策的工具。用五月二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话来说：

“可是，事情现在似乎清楚了，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在通过调解达成长远解决办法以前，并不打算仅仅维持现状，而任何停战都含有维持现状的意思。马卡里奥斯总统急于抢先单方面地改变他的政府的外交地位，而那些显然由他统率的军队却从事于大规模军事活动，以便消灭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的坚强据点。正如联合国司令基亚尼指

出的那样，这就破坏了联合国驻在该岛的整个基础。”

65. 令人痛心的是，在秘书长致安理会的这份报告中，对于侵犯圣赫拉里昂的行为却连一句谴责的话也没有。好象基亚尼将军在现场所作的谴责已经随风飘去。

66. 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决议的执行部分第3段，在塞浦路斯希腊族领导的手中遭到同样命运，也就是被完全置之不理。在那一段里，你们会记得，安理会“呼吁塞浦路斯希土两族和他们的领导要极度克制地行事”。同其他各段一样，这一呼吁也被解释为可以把一切克制抛到九霄云外。人们有权期望，至少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在寻求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时，会慈悲为怀，利用他的影响制止他那一族人的恐怖行为，并且把冷静的情绪与理智灌输给他们，以促进联合国部队的工作，创造一种适合调解的气氛。不幸的是，恰恰相反，这位大主教不但不讲宽容与谅解，反而以军事领袖的口吻发表挑衅的演说，鼓动他的追随者进行战斗。例如，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他五月访问利马索尔和克蒂马时声明说：

“塞浦路斯人民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已为四年的埃奥卡斗争所证实。我们要继续发扬这种气概和精神。”——附带提一下，安理会可能会记得埃奥卡斗争是以与希腊合并为目的而进行的——“我们现在将以同样的精神继续我们新的战斗，并且怀着百折不挠的信心，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的大炮将给我们带来荣誉。

“我因作为这样的人的领袖而感到自豪。英雄气概、民族主义以及推进这场伟大斗争的方式使我们感到骄傲，特别值得骄傲的是利马索尔人民，因为他们总是站在高尚战斗的最前列。”

这些话确实是好战的言论，不打算为实现和平与调解创造气氛。

67. 这位大主教访问了在利马索尔非法地和违宪地建立的那个希腊族兵工厂，检阅了利马索尔希腊族警察局的重型大炮以后几小时，在克蒂马讲了以下这番话：

“我们再一次声明，我们的目标是希腊巴特农神殿，这是我们的努力方向。我们要以我们人民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跃过障碍和克服困难以达到我们希望的目标。”

现在我任凭安理会自己来判定，这样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于它的决议和建议。

68. 众所周知，塞浦路斯希腊族人新近制定了所谓本岛征兵法，并且已经开始武装了两万五千人。此外，他们还开始与某些国家谈判购买军用飞机、鱼雷汽艇和其他重武器，这些行动和三月四日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直接冲突，也与塞浦路斯共和国宪法中基本条款第五十条和一百二十九条背道而驰。按照这两条，非经本共和国正副总统一致同意不得征兵，也不得进口战争物资。因此，未经副总统同意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是违反宪法的。

69. 此外，毫无疑问，这些行动是对本地区和平的一种严重危险，是对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威信的严重打击。一家重要的报纸——纽约先驱论坛报——五月二十八日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

“塞浦路斯希腊族政府已公布征兵法，要征集两万五千人为国民警卫队。这种行动被认为是对联合国的一个打击，联合国已经说过这样的行动会使成千上万武装的塞浦路斯希腊族非正规军的地位合法化。”

70. 另一篇评论，摘自六月十七日多伦多的环球邮报：

“征集塞浦路斯希腊族青年入伍的决定几乎不能不引起塞浦路斯局势严重恶化。这是对联合国和它派去维持该岛和平的七千人部队表示轻蔑的一种姿态。这正是在微妙的情绪上的平衡不该被破坏的时候发生的一次挑衅行为。塞浦路斯政府，不顾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副总统库楚克的否决，还是采取了这个行动。这就引起了英国和土耳其的抗议，并且这种违反宪法的性质，只能为土耳其的军事干涉提供理由。”

71. 塞浦路斯希腊族当局完全漠视这个国家的宪法，致使局势恶化。塞浦路斯宪法是用来在两族的

权利和义务间维持一种审慎的平衡的一个工具，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它具有两族性。如果两族中的一方擅自置宪法于不顾，把另一方从一切政府机关赶出去，篡夺统治权，并且对另一方发动致命的攻击，那么，“塞浦路斯政府”这个词就失去它的意义。事实上，这正是在塞浦路斯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第一，塞浦路斯希腊族当局采取强制措施，使副总统不能行使职权，完全不顾这一事实，即某些行政特权，特别是在国防、外交和国家安全方面，没有副总统的自由同意，在宪法上就属无效(宪法第四十九、五十、五十七条)；第二，强行把三个土耳其族部长赶出政府，而没有他们参加，政府就不能合法地组成；第三，拒绝土族议会议长登克塔什先生进入本岛，违反了宪法第十四条，这一条说：“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把任何公民驱逐出共和国或拒绝入境，”也违反了宪法第一百零六条，这一条赋予他个人作为土族议会议长的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

72.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自去年圣诞节以来埃奥卡恐怖分子所犯的暴行。塞浦路斯希腊族政府让这些恐怖分子穿上军装，称之为塞浦路斯保安部队。新近的违宪的立法条文表明要以国民警卫队名义把这些部队的人数增加到二万五千人。这显然是企图把那伙埃奥卡恐怖分子组织起来，为的是可以训练得更好，装备得更好，以达到歼灭、奴役无辜的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或把他们赶出本国这一公开承认的目的。那些负责的塞浦路斯希腊族人正在随意地给这些无辜的人们扣上“叛乱”和“叛乱分子”的帽子。

73. 在两族之间的残酷斗争中，一族篡夺了政府的各种权力和资源，把另一族的领袖从政府机关撵出去，屠杀另一族的无辜者并且给他们加上叛乱分子的罪名。这诚然是历史上绝无仅有之事。这种倒行逆施，除塞浦路斯希腊族当局本身外，并没有被任何其他人所完全接受，这是要归功于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的。

74. 埃奥卡恐怖分子正在被编成保安部队或“国民警卫队”。他们怎样保证塞浦路斯人民的“安全”呢？这儿有一些实例。四月十一日纽约时报有一条新闻，原文如下：

“今天在尼科西亚郊区停火线上一个塞浦路

斯土耳其族人被希腊族人的炮火打死，他的女儿也受了伤……。

“在尼科西亚以东几英里的地方，四个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被希腊族人枪杀。这是星期以来第一次发生的事件。这一事件是正当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尔夫·本奇先生巡视停火线以前发生的。

“据联合国官员们说，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梅赫梅特·沙菲特和他的十六岁女儿正在他们的花园浇花时，塞浦路斯希腊族‘保安部队’向他们开了枪。”

你们会注意到杀害浇花园的和平公民之事是保安部队干的。他们想赋予这个部队以官方的气味，就把受害者说成是所谓叛乱分子。

75. 我刚才已经谈到，据报道，塞浦路斯希腊族政府正在进行购买飞机和其他重武器的谈判。秘书长和驻塞浦路斯联合国当局很清楚地知道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好几个月来一直暗中向该岛输入武器。去年圣诞节以来，好几次用来对付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的火箭炮和机枪，一直在从国外大批进口。供给这帮杀人的埃奥卡家伙们以大规模破坏的武器的那些国家，应当完全知道他们必须分担以这些武器杀人和在他们的保护下破坏财产和礼拜堂的责任。

76. 塞浦路斯希腊族政府现在提出不但要继续暗中输入武器而且要公开进行购买，明目张胆地破坏塞浦路斯宪法和安理会决议。我已经引证有关条款来说明这样的作法是违反宪法的。毫无疑问，这也是违反三月四日的决议的。这个决议呼吁全体会员国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避免采取任何会使主权国家塞浦路斯共和国形势恶化或危及国际和平的行动或行动的威胁。如果再供给塞浦路斯希腊族人武器，那么，不但塞浦路斯希腊族政府而且连那些供给武器的国家也犯了违反安理会决议的罪行。

77. 至于根据目前安理会的决议，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是否有权制止向该岛输入武器，这已经有疑问了。我国政府一向主张，联合国部队不但受有全权制止武器输送，而且这样做是它应尽的责任。我们认为，如果联合国部队要尽“最大努力阻止

战斗再起”，那么，当务之急就是保证敌对的两族不要全副武装起来再发动战斗。我国代表团希望各国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发言时充分阐明现有的决议，以便授权联合国机构在处理这件埋下爆炸性局势的根苗的事件时能采取有力的行动。

78. 自去年圣诞节以来在塞浦路斯发生的所有悲惨事件中，没有比拘留人质，并且悄悄地把他们象宰绵羊一般屠杀掉这种作法更野蛮、更卑怯、更违背人类良心的了。五月二十日华盛顿邮报叙述了联合国对此事的关怀：

“加罗·普拉萨和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会面后在记者招待会上对记者们说，‘这位总统说他无法找到余下人质的下落，也不知道他们的命运’。这位厄瓜多尔外交官说：‘这件事是关系重大的，并且我已经坚决要求秘书长、安理会和世界舆论必须弄清楚余下的受害者的情况，这些人对法马古斯塔事件并没有责任。’普拉萨暗示他相信所有失踪的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质都死了……。”

79. 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向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提出的有关其余人质的命运问题，由大主教本人作了回答。他无法隐瞒明摆着的事情。他说：“我不隐瞒这一事实：那些土耳其族人已被希腊族不负责任的分子绑架了，并且也许已经被杀死了。”这是悲惨的事态。这只能意味着两种情况必居其一：或者是马卡里奥斯不能有效地控制他的支持者，或者更坏，他正在纵容这样的行为。

80. 六月十一日曼彻斯特卫报发表了类似的见解。在这儿我尽量避免引用这篇文章，因为里面用了些强烈的措词。但是我可以引用其中的一句话，这就是：

“如果马卡里奥斯总统不能说明人质的命运，那么人们有权要问，塞浦路斯希腊族人是否还适于自治。”

曼彻斯特卫报这篇文章谈的是一位英国少校和他的汽车司机新近在塞浦路斯失踪的事，但是这同样也适用于所有那些失踪的被塞浦路斯希腊族人拘留的人质。

81.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对这些绑架和杀害提出来的辩解十分简单：这些人一定是被希腊族不负责任的分子杀害了。那么，应该制止他们干这种事的那些希腊族负责任的分子又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件可耻的勾当里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和他的“政府”是完全无可责怪的。清单里的许多凶杀和其他罪行已确定无疑。但是在这个政府之下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罪行而受到惩罚，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难道凶杀已成为政府的手段了吗？

82. 主席先生，你、秘书长、安理会各位代表和舆论应当要求对这些问题做出答复。我们希望安理会对这个问题予以应有的注意，并且有效地处理这些暴行，因为塞浦路斯没有一个负责的政府。

83.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相信把这些罪行推到“不负责任分子”身上，他就能卸去一切责任了。请允许我用一点时间指出这位大主教的“负责任分子”在塞浦路斯干些什么事吧：在塞浦路斯希腊族人进攻圣赫拉里昂期间，两个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在保卫自己的村庄时死去，他们的尸体仍然留在战场上，希腊族的炮火不绝，使他们的尸体不能运走。露尸一周以后，因为被兀鹫啄食，土耳其人请求联合国当局帮忙，把尸体搬走并予以象样的埋葬。当时发生的事简略地登在五月二十二日纽约先驱论坛报上：

“联合国的一个瑞典和奥地利混合分队打算收走自本月初圣赫拉里昂堡战斗以来留在战场上的土耳其族人尸体。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竟向这个分队射击。”

心怀这般刻骨的仇恨、犯下如此惨无人道的暴行并射击联合国兵士的那些人，并不是什么“不负责任分子”。这些人就是所谓“保安部队”或“国民警卫队”分子。这个部队是在马卡里奥斯政府内政部长保利卡波斯·约卡季斯亲自指挥下向圣赫拉里昂发动进攻的。

84. 我相信，我已提供了大量证据来说明塞浦路斯希腊族政府不愿或无意遵守国际法原则、庄严的国际公约或安理会建议。问题是，这样目无法纪原因何在？在我们看来，答案是简单的。一言以蔽之，就是“意诺西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对任何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或一项和平解决方案都不感兴趣，理由很简

单，就是他心目中只有一个——仅仅一个——解决办法，把它作为他终生致力的神圣使命，那就是通过与希腊合并把塞浦路斯岛投入希腊的怀抱。其余都是精心编导的戏而已。

85. 事实上，我们在一出三幕希腊悲剧中或是当了观众或是当了身不由己的演员。第一幕是血腥的埃奥卡斗争，与这场斗争相辅而行的是企图蒙骗联合国大会给予塞浦路斯“自决”，让它好立刻并入希腊。结果失败了，因为大会没有受蒙蔽去帮助希腊推行扩张主义的事业。第二幕是在一九五九年也就是苏黎世协定与伦敦协定时期演出的。在这个时期戏剧的主角小心地等待时机，良机一到便把协定丢掉。他签署协定时存心把它作为一个登上最后一层的踏脚石。第三幕是在去年圣诞节期间，一开幕既是高潮又是收场的开端，那时大举屠杀无辜的人。这出戏还在演着。幸而现在联合国已经再一次进行干预，制止强行收场，不过我们还得看它如何结局。

86. 正象“自治”这个口号在五十年代被利用来实现“意诺西斯”一样，现在其他同样有力的口号正被利用以达到同一目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崇高原则正被滥用而不受惩罚；这些原则正被用作希腊扩张主义事业得以在幕后进行的烟幕，并且也被用作一个强有力的诱惑物，以博得新独立的联合国会员国的支持，那些国家确实确实、真心实意地认为这些原则是神圣的。但愿任何人心目中对下述情况都无所怀疑。塞浦路斯岛一旦获得摆脱苏黎世协定和伦敦协定仔细拟定的保证的独立，它就会立即并入希腊，违背土耳其族意愿把该族也拉过去，并且无可挽回地破坏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微妙的平衡。

87. 如果对于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真实的最终目标有任何怀疑的话，下面几条引证就有助于解除疑团。五月二十八日这位大主教在一次与塞浦路斯各报常驻雅典记者爱弗利飞地斯·阿克瑞塔斯单独会见时说：

“但是我认为，如果美国赞成‘意诺西斯’并且正式地明确它的这种态度，那么，塞浦路斯问题的最后解决就会有迅速的进展。”

对于这个声明不必要作过多的解释。它的意思不过是一旦通过政治捷径能实现“意诺西斯”时，独立、主权等伪装就会象过时无用的旧衣服一样被丢掉。

88. 在同一次会见中，这位新闻记者问起希腊政府与塞浦路斯政府之间意见不一致的某些谣传，这位大主教回答说：

“这些报道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不真实的。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现行政策方针是我新近访问雅典期间制定的。自那时以来，希腊与塞浦路斯之间的合作已经是全面的和绝对的了。在我和帕潘德里欧总理讨论塞浦路斯问题时，由于他对大希腊化的前途信心很高，我感到特别愉快、特别满意；当我意识到塞浦路斯问题在帕潘德里欧总理心目中是占首要地位的重大民族问题时，我深受感动。”

89. 当然，这两个政府之间没有分歧，都渴望实现合并。我们还记得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三日这两位领导人在雅典制定的“十诫”里，“自决”这个口号就牢牢地固定下来了。在他们的心目中，“自决”除了作“意诺西斯”的解释以外，没有其他的意思。

90. 五月十一日纽约时报引用了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对德国明镜报的谈话。事实上，在这个谈话里，他认为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最后是解决该岛问题的“唯一正当的解决办法”。我认为，这里“最后”二字指的不是立刻，而是在一个暗中商定的暂时独立时期以后。

91. 在这方面，我还可以引述大主教五月六日在叶洛斯基佛斯村的声明：

“我们再一次宣布，雅典巴特农神殿是我们斗争的最后目标，不论我们碰到什么阻碍，我们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

这里还有一段话引自今天早晨的华盛顿邮报这是洛伊·马洛内自尼科西亚发出的电讯：

“消息灵通方面今天宣称：塞浦路斯总统、占多数的希腊族领袖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认为：与希腊合并是解决岛上民族冲突的最好办法。”

92. 为了等待塞浦路斯实现和平解决，我国政府的忍耐与克制堪称模范了。我们已尽了一切可能以减轻联合国在岛上的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我们仍将继续这样做。甚至在受到最严重的蓄意挑衅时，土耳其政府也曾避免行使它根据庄严的国际公约，即保证条约所享有的权利：“采取行动，其唯一目的是重建宪法所创建的局……”这种权利是不容剥夺的。但是只要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维持和平的活动可以不受阻碍地进行，那就不需要行使这种权利。塞浦路斯希腊族政府多次喊“狼来了”，而且每次都恶毒指控我国政府。但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证明，它从来没有寻求过领土的扩张。赤裸裸的事实是，愿意塞浦路斯独立的不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而是土耳其政府，——这种独立既要保证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的生命财产不再受到危害，又要堵住通往“意诺西斯”的邪路。只要各方面都这样做，我们将耐心地与联合国合作，等待宪法和秩序的恢复，并通过调解人的努力建成和平解决，取得一致协议。

93. 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权限在三月四日决议第5段中已有规定。我可以提醒你们这些权限是什么。这个部队的职责应当是：“尽其最大的努力以防止战斗的再起，……致力于维持和恢复法律与秩序，并恢复正常状态。”很明显“法律和秩序”这几个字不能够抽象看待。法律和秩序必须是根据宪法和来自宪法，成文的也好，不成文的也好。在塞浦路斯也一样，法律与秩序的唯一来源是宪法。任何除此以外的东西，只能是绿林的法律或武力的统治。因此安理会考虑在塞浦路斯重建法律与秩序并恢复正常状态时，不能有别的想法，只有根据共和国宪法恢复去年圣诞节事件以前存在的法律与秩序和正常状态。只有在符合宪法和秩序的气氛之下，才有可能为和平解决和取得协议打下基础。

94. 仅仅三个月前塞浦路斯代表就是在这间安理会的会议厅里，并且是在这同一席位上宣布：“没有任何违反宪法的事情，任何人说有的话，请他拿出事实来。”你们已经听到我很详细地叙述过几个月来接二连三违反宪法的伤心史。甚至共和国总统在雅典出版的论坛报上也已经证实他认为塞浦路斯宪法不再有效了。

95. 基本事实是，一个违反宪法篡夺权力或保持权力的政府，只不过是一个政变的政权。我国代表团认为，决议中所使用的名称“塞浦路斯政府”或“主权国家塞浦路斯共和国”，只能解释为是根据塞浦路斯共和国宪法组成并行使职权的政府。人们都知道这个宪法规定，政府由希腊族一方和土耳其族一方组成。目前政府的希腊族一方驱逐了土耳其族一方，并想独自作为塞浦路斯政府实行统治。这种不正常的事态是塞浦路斯两族激烈冲突的结果，不能再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了。我们希望希腊族的塞浦路斯当局立即听从联合国的号召，今后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的机构合作，以恢复法律与秩序和立宪政府。

96. 直到现在，他们肯定没有这样做。我们距离岛上正常状态的恢复仍然很远。这种情况不免多次成为当地联合国当局烦恼的根源。下面是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的今年五月十六日发生的一个事例：

“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司令昨天在与马卡里奥斯总统一起视察法马古斯塔造船厂时大发脾气。

“这位将军和大主教昨天在联合国爱尔兰部队和希腊族塞浦路斯警察簇拥之下，沿着码头步行，倾听着希腊族地区的官员迪米特里奥斯·巴拉里克斯的控诉。

“大主教在一个地方说：‘这里做得对’，显然他是看见了法马古斯塔土耳其区周围的中古式城墙站着爱尔兰士兵。同行的希腊族官员们则低声表示同意。

基亚尼将军转身向着他们反驳说：“‘不对’。他又向巴拉里克斯先生吼起来：‘不要老是抱怨对方。在希腊区没有一个土耳其族人得到安全，那亚非事件就是证明。你清楚事情的情况。因此不要向我抱怨对方了。’”

联合国部队司令明确地说，在希腊区没有一个土耳其族人得到安全，这话就足以表明在塞浦路斯政府的希腊族一方统治之下，存在的是什么样的法律和秩序。

97. 我愿引用六月四日报道者杂志刊载斯德林的文章中的一段话：

“虽然两方都犯了过火行动，但只有希腊族非正规军是有组织地抢劫和焚烧整个村庄，毁灭了村庄四十一座，使得三万五千土耳其族平民，亦即整个土族居民的三分之一，无家可归。”

在同一篇文章里还引用了马卡里奥斯内阁劳动部长达索斯·巴巴都布洛斯的谈话：

这位劳动部长本身曾经是一个积极的埃欧卡战士，他说：“让我们现实一些吧。这样的破坏是不幸的，不过如果这些土耳其族人现在想回家，他们能回到哪儿去呢？”

这就是一个内阁成员的冷嘲热讽，而这个内阁却厚颜无耻地把遭到灭种威胁的无辜的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说成是“叛乱分子”。塞浦路斯确实发生了叛乱，但是叛乱者是塞浦路斯希腊族人，他们反叛宪法，反叛庄严缔结的国际条约，反叛人类的良心。

98. 在发言开头，我对秘书长和他的顾问、他的工作人员好心好意地努力为此这个遭受战争创伤的海岛寻求和平，表示了诚恳的谢意。鉴于安理会现行决议模棱两可，不够明确，他们的工作一直是困难的，也是不讨好的。我们希望安理会这次会议能阐明它的真正意图，使秘书长能更有效地进行他的困难工作。

99. 可是，我忍不住要说，秘书长的报告〔S/5764〕肯定不仅会在我国，而且会在关心塞浦路斯和平解决和达成协议的各方人士当中引起失望和不安。

100. 在谈到报告书的具体论点以前，我可以马上指出它的整个内容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关于如何理解三月四日决议中提到的“法律与秩序”一词它没有提供任何指示。我曾多次提请秘书长注意这一事实，即法律与秩序只能产生于塞浦路斯宪法，而联合国部队的首要职责，应当是尽可能地根据宪法建立法律统治。因为没有立宪政体，在岛上就会造成司法的真空，就可能产生各种惨痛的后果。报告书丝毫没有提到宪法。那么我们是否应当理解为塞浦路斯的法律统治已被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和他的非法政府的统治所代替了呢？我们是否应当认为，当塞浦路斯希腊族政府有计划地推行它的目标，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第25段所说的“要恢复对全岛的控制”，并且把它的意志强

加给被围攻的土耳其族居民时，联合国部队可以袖手旁观呢？

101. 下面谈报告书的一些具体内容。报告书第58段说：

“由于任命凯来雅尼斯将军指挥国民警卫队，可望使塞浦路斯希腊族方面的极端分子就范。实行征兵也可能有助于减少目前岛上武装的散兵游勇，并使他们受到训练。至于对塞浦路斯土耳其族极端分子组织，是否在做任何努力予以限制，并使之就范，则未有所闻。”

上述措施竟被认为有某种优点，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那不外是把一个军队的威信让给那帮决心要消灭土耳其族的人，这不是很明显的吗？这个所谓国民警卫队由一个希腊将军加以更好的训练，有着更好的装备和纪律，不就要成为一个派系手里的可怕武器了吗？这个派系已经证明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并且决心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的。难道我们已经忘记了上月对圣赫拉里昂的大规模袭击是由那个政府的内政部长亲自指挥的吗？在秘书长的报告中，我却找不到对这次可耻的进攻有任何批评，这使我感到失望和遗憾。

102. 报告书似乎对于土耳其族到现在还没有能够组成一支经过良好训练的正规军，以制服它所谓的非正规军，表示遗憾。它似乎一直忽视这样的事实，即所有武装的土耳其族人在面临希腊族人的无端挑衅和有计划的进攻时，也只不过起而保卫他们自己的生命财产而已。况且，如果两支训练良好的军队相互对峙起来，难道会更有利于塞浦路斯和平吗？

103. 征兵措施造成了相当大的恐慌，特别是在那些向联合国部队提供兵力的国家中间，这是当然的。因为无疑地，那样一支可怕的部队，数目是联合国部队的四倍，武器装备也优于联合国部队，在目前塞浦路斯难于预料的局势之下，是会构成对联合国部队本身安全的一个危险的。此外，人们曾经希望报告书评述一下那种措施的违宪和非法的性质，至少也要顺便一提。对于那种措施，共和国副总统曾经正式予以否决。

104. 确实，报告书在第118段又提到征兵措施时，秘书长说：

“……在这个时候采取这一决定,是否能被认为符合安理会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的决议,特别是它的第1段,可能是成问题的。”

我深信安理会将同意那个决定毫无疑问是违反三月四日决议的。此外,这也确实是来自联合国秘书长的非常强烈的谴责。

105. 报告书另外一部分谈到塞浦路斯希腊族政府进口和制造军火的问题。在这里秘书长又提出了在文字上和精神上是否符合于三月四日决议的问题。我并不怀疑安理会这次会议将对这个问题作出答案。对于我们来说,很明显,这种措施对各有关方面都充满危险。秘书长在报告书第120段写道:

“当然,不论是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或是希腊族,私运军火,没有问题都是非法的,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有权设法制止。”

我们认为,问题在于这是否是联合国部队有权制止的唯一的非法行为。当然,为了自卫,一个独立自主的合法政府可以自由进口或制造武器。但是篡夺了政府权力的一族能被允许为了消灭另一族而全副武装起来吗?很明显这不仅对塞浦路斯土耳其族有危险,而且对联合国部队也有危险,总的来说,对这个地区的和平也有危险。即使那种办法是合乎宪法的——无疑不是这样——它仍然是对这个地区和平的危险,因为土耳其对于距离它的海岸四十英里的一个岛由敌对分子占据,变为军火库,是不能漠不关心的。你们可能还记得甚至当罗得岛及某些其他岛屿割让给希腊——土耳其的友邦和盟国——时,都曾规定这些岛屿为非武装区,它们至今仍然如此。

106. 关于这方面,报告书竟认为提到所谓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的威胁是得当的,这实在是令人遗憾。我在前面说明过,根据保证条约,土耳其享有并保持采取行动的权利,唯一目的是恢复该条约所创造的局面。这不是入侵的威胁。这只是肯定权利的存在和可以行使这种权利,如果其他办法都失败了的话。

107. 毫无疑问,联合国部队驻在岛上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制止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的暴行。但是也应该承认土耳其作为一个保证国享有采取行动的权利,

也已证明是一支有效的阻遏力量,并将继续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土耳其采取行动的权利的存在和肯定,对于联合国部队是有帮助的。如果紧张局势不时出现,那就应归咎于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善于玩弄的危险的战争边缘伎俩和他的无止境的挑衅。

108. 任凭塞浦路斯希腊族侵略者借口他们是“独立自主的政府”而自由输入重武器,同时却不让他们受害者获得自卫的手段,这似乎是不公平的,也是不人道的。我国代表团认为根据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决议,联合国部队不仅有权而且有责任阻止向岛上输入武器。如果联合国部队不能制止为重新发动战斗而自由输入武器,那它怎能执行防止战斗再起的任务呢?

109. 同样遗憾的是,在报告书中居然认为应当提到土耳其分遣队在岛上的情况。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的发言中已经予以详细解释。这里可能有过误会。我曾经向秘书长及其顾问们细心地解释过,看起来他们也是满意的,即目前不能考虑土耳其分遣队退回原营地,因为那个地点现在被希腊族分子所包围,可能危及分遣队的安全。

110. 如果塞浦路斯希腊族队伍决定进攻,那么一支六百人左右的分遣队对土耳其族也不能提供多大安全,这可能是事实。尽管这样,但是这个分遣队驻在这个地区对于阻止塞浦路斯希腊族大规模进攻土耳其族大有帮助,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会起心理上的作用,给土耳其族真正的安全之感,因而有助于减少这个地区的紧张状态。只要能够保证不命令这支分遣队回到它原来的不安全的阵地,我国准备把它拨归联合国司令指挥。

111.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之所以坚持土耳其分遣队返回营地,纯粹是政治行动,企图向世界证明,尽管有创建了塞浦路斯国家和它的宪法的国际协定,岛上的主人却是他。如果联合国部队默许——更不要说支持——他那无理要求,就不免给人这样的印象,即联合国部队在帮助大主教企图使用武力解决。

112. 我读到报告书第113段如下的话,很为惊异:

“可是,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不在他们居住区以外活动,据信也是出于政治的目的,即为了加

强这样的主张：塞浦路斯两个主要民族，如不作某种地理上的划分，在岛上不能和平共处。”

这当然是错误的指责，前面提到过基亚尼将军的谈话，他大意是说，在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住区以外，没有任何土耳其族人是安全的。如果把这些话和上面报告书的话联系起来看，就使人怀疑在秘书长和联合国部队司令之间是否存在着观点的分歧。

113. 安理会可能记得库楚克先生作为共和国副总统曾于一九六四年六月三日，通过正式邀请，要求马卡里奥斯作为共和国总统公开宣布他愿尊重宪法，并要求他召开内阁会议，考虑有关共和国安全和防务的一些极端重要的问题，以便结束岛上的战斗和流血。土耳其族的这个真诚努力，马卡里奥斯总统并未认真考虑，即断然拒绝。他甚至明白表示不承认副总统的地位，而副总统是经过土耳其族选举的，并且根据宪法，他担任这个职位是合法的。报告书有好几处倾向于把别有用心之徒的政治企图归咎于土耳其族，而对副总统库楚克先生的这一真诚努力，甚至连提也没有提到，这确是令人遗憾的事。

114. 秘书长很了解，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片面废除一项国际协定，这就犯了违反安理会决议的非常严重的行为。我们在秘书长的报告书中却又找不到对这行为的最轻微的批评。我希望这样的缄默将不会被塞浦路斯希腊族人解释为默许。

115. 在报告书中，我们满意地看到秘书长对于拘留人质这种作法抱有严肃看法。意味深长的是，他在第117段中指出，这些行为：

“…在全世界给塞浦路斯人民和政府造成坏的印象，似乎表明政府当局无力制止和控制这种使人震惊的过火行为。”

在同一段，他又指出：

“这种不人道的事竟在我们时代发生已经足够糟的，更坏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嫌疑犯被揭发、起诉和审判过。”

116. 仅仅秘书长这些话，就足以描画出今天塞浦路斯的局势了。对于秘书长为塞浦路斯谋求和平的善意和不懈的努力，我重申我的谢意。我们希望他原

谅我不得不指出报告书的某几点，因为我们是当事人，我们不能忽略过去。在我这次发言里和历次与秘书长及其干练的顾问们接触中，我曾有机会说明，按照我们的看法，怎样才最能使这遭受战争创伤的塞浦路斯岛恢复法律和秩序。

117. 我们很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行动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我们当务之急是应当面对现实。塞浦路斯现在有内战。两个民族现在正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其中一个比较大的，不应当被允许躲在它所篡据的“政府”的名义下，以便推行它的计划，并左右最后的和平协议。

118. 今晨报纸上的一条新闻说明了塞浦路斯希腊族是怎样——以及达到什么程度——企图操纵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的机构，并且时常成功。当然，我是指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英国陆军少校和他的顾问不幸被绑架并且可能被残酷杀害的事。这件事是塞浦路斯希腊族保安队干的，世界上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当局指控绑架是“塞浦路斯政府所知道的极端分子”干的。由于这个指控，塞浦路斯政府就对当地联合国当局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又是威胁，又是上诉秘书长，又是发表气势汹汹的公报，结果是得到了一纸澄清，小心地避而不谈谁是祸首。人们要问，塞浦路斯政府施加过多少次这类的压力，以影响联合国驻塞浦路斯当局的声明、调查和报告。

119. 不管这一切，最后我们仍希望，由于这次安理会的讨论，以及一位新的司令来执行在塞浦路斯维持和平的任务，能够向我们大家所珍爱的和平目标继续迈进。

会议于下午六时五十分休会，下午七时二十分复会。

120. 主席：我现在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121. 基普里亚努先生(塞浦路斯)：我非常细心地听了土耳其代表的发言，我时时感觉到，他是在谈论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地方的另一种局势，而不是谈的塞浦路斯。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他本人那么坚持要第一个向安理会发言的原因，为的是从一开始就给人一幅歪曲的图画。

122. 我保留详细答复土耳其代表的歪曲和谎言的权利。在我这次发言中,我将只谈论他所提出的一两点,但是首先,我向秘书长致敬,并表示我国政府深深感谢他为维护世界和平而作出不懈的真诚的努力,以联合国名义执行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安理会决议。在这方面,我们也感谢在塞浦路斯的调解人、卓越的芬兰外交家托米奥雅先生,以及为执行联合国有关塞浦路斯决议而辛勤工作的所有的联合国官员们。对于安理会理事国积极关心塞浦路斯问题,以及通过提供军队、财政援助或任何其他方式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得以成立的那些国家,我也愿在此表示我国政府的谢意。

123. 在塞浦路斯,我们深感惋惜的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司令基亚尼将军没有同意延长他的服务期限。基亚尼将军将在塞浦路斯留下一个卓越的军人和献身于联合国以及和平事业的人的美名。

124. 我国政府一向欢迎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驻在塞浦路斯,认为这是和平的象征,是构成联合国基础的崇高原则的象征。正是在这种精神下,我国政府始终尽最大努力,协助联合国完成有关塞浦路斯的使命。也是在同样的精神下,我国政府同意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在塞浦路斯的任务延长三个月的时间。

125. 尽管有许多困难,许多阻碍,其中有些是大家都很清楚的,我相信我们还是能够作到我国与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之间的高度合作,以共同努力恢复和平及正常生活。

126. 我非常仔细地阅读了秘书长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递交安理会的报告书(S/5764),其中叙述了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六月八日期间的局势。在保留对报告中某些点发表意见的权利的同时,我想在今天的发言中仅仅直接涉及报告书中的某些部分。

127. 但是在谈到任何其他问题之前,我要求安理会注意秘书长报告书第119段,原文如下:

“土耳其军队在塞浦路斯岛登陆的经常威胁,妨碍着联合国为恢复正常状态和防止塞浦路斯岛发生战争的努力。那种威胁也使塞浦路斯土耳其

族领导不易接受有助于恢复岛上正常状态的安排。这类威胁的最近一次发生在仅仅约一周以前,已经在塞浦路斯岛内外引起了相当大的激动。那些行动肯定是不符合安理会在三月四日决议第1段中对所有会员国的呼吁的。”

土耳其代表在发言中没有提到最后的那句话。

128. 土耳其入侵的威胁是安理会面临的全部问题的核心,这是要害问题。

129. 在最近几个星期内,我国政府和人民处在面临土耳其入侵的不断威胁之中。这种威胁已经可靠消息证实,土耳其大规模的军事准备正在进行中。新的土耳其入侵的威胁是真的这一事实,又由于美国总统已经考虑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止冲突,而进一步得到证实,并传到世界各处。在我们获悉新的入侵准备前几天,土耳其外交部长埃尔金先生在安卡拉曾对记者说,“如果塞浦路斯局势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去塞浦路斯将是注定的。”

130. 土耳其认为在目前这个特定时刻计划入侵塞浦路斯是适当的,许多人都表示惊讶。当然不是说——我强调这一点——不是说侵略在任何情况下可能是正当的。但是,无论如何,正当塞浦路斯处于相对平静的这个特定时刻传来了入侵的新威胁,单单这个事实就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在安理会前几次讨论中已经确定无疑的一点,就是说塞浦路斯的平静和正常状态不符合土耳其政府的分裂主义和扩张主义目标。应再一次强调指出,无论什么时候塞浦路斯局势显出好转,土耳其政府和岛上土耳其族恐怖分子的领袖们总是竭力重新制造紧张,以破坏恢复和平的努力。

131. 当上一次我荣幸地在安理会发言时,我就反复强调这一事实,即那个地区国际和平的危险并不在塞浦路斯内部本身,这种危险过去和现在都是土耳其政府推行挑衅和扩张政策的直接结果。在那时,我曾经竭力向安理会理事国指明,只要容许土耳其推行它的威胁、挑衅和煽动政策,那么期待在塞浦路斯本身建立持久的和平状态是不现实的。我现在引用我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八日在安理会的一段发言:

“如果这种紧张气氛和外来侵略的威胁笼罩着塞浦路斯,即使有五十万军队驻在塞浦路斯,

也不会获得和平。”〔第一〇九五次会议，第144段。〕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我又一次在安理会发言，在报告了表明当时时局好转的各种事件之后，我着重地说：

“我多少有些踌躇地提到了所有这些事实。我只希望不要因为讲了局势的发展情况，而使土耳其政府不愉快，以致它可能又要开动挑衅的机器。”〔第一〇九八次会议，第118段。〕

就当时的局势来说是这样，就目前的局势来说也是这样，今后的情况还会是这样，除非让土耳其认识到侵略政策和炮舰外交在今天已是不能容忍的事。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是负有保卫国际和平之责的机构，应使这一局势不再继续下去。

132. 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始终记住造成塞浦路斯局势的真实原因和各种事实。最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决不应忽视土耳其的行动和威胁违背联合国宪章，并公开抗拒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正在危害国际和平。

133. 安全理事会经过长时间讨论，曾于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一致通过决议，其中呼吁：

“……全体会员国按照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不得采取可能恶化主权国家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局势或危及国际和平的任何行动或行动威胁。”

我认为，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应充分认识宪章规定的义务。上述决议在序言中针对这个问题特别援引了宪章的规定：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134. 在我看来，这里没有误解和误会的余地。毫无疑问，这里是要求土耳其按照宪章规定的义务，尊重一个平等的联合国会员国、主权国家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停止对塞浦路斯的威胁和挑衅行动。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强调指出，这些行动显

然是同安全理事会在三月四日决议第1段中向全体会员国提出的呼吁相违背的。

135. 可是，不过几天之后，正当塞浦路斯恢复相对平静的时刻，土耳其却又决定进行威胁并准备进攻该岛。这样，土耳其政府在三月十三日凌晨向塞浦路斯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其中包括各种无理的狡辩，妄图颠倒黑白，并为其坚持罪恶阴谋制造借口。

136. 对于在上次大战中同争取自由的斗争有过密切联系的大多数希腊人来说，土耳其向塞浦路斯政府提出最后通牒的方式与态度，语气和内容，都令人想起墨索里尼的类似行动。所幸的是，今天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负有为世界和平而保护弱小国家的责任。安理会在同一天，即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三日，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领土完整和独立所造成的新威胁。同一天晚上，安理会通过了一项新的决议〔S/5603〕，重申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决议第1段的内容。这就是安理会当天晚上对土耳其的威胁所作的答复。在我看来，这里也不应有任何误会和误解。安理会再一次要求土耳其停止其行动或行动威胁，并遵照宪章规定的义务，尊重塞浦路斯的领土完整和独立。

137. 安理会三月十三日通过该项决议的唯一目的就是阻止土耳其计划中的入侵，同时进一步突出三月四日决议第1段的主要含义，即制止任何会员国——这里明确指出是土耳其——去进攻或威胁要进攻塞浦路斯。此外，在决议通过之前发言的大多数安理会代表，也都同意这种解释。

138. 巴西代表在代表玻利维亚、巴西、象牙海岸、摩洛哥和挪威等发起国提出决议案时曾作了如下发言：

“我国代表团不想评价土耳其政府的意图，我们强烈认为当事各方应……避免可能加剧目前塞浦路斯的严重局势并威胁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任何行动。”〔第一一〇三次会议，第95段。〕

139. 我在上面提到的安理会两项决议，尽管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自通过以来却一直遭到土耳其政府的玩忽和蔑视。远比土耳其强大的其他国家在类似

情况下对安理会的决定都还表示尊重——这是她们的光荣——怎么能容许土耳其目无安理会呢？

140. 尽管安理会采取了上述行动，侵略的威胁和准备仍然不停。土耳其的军用飞机继续侵犯塞浦路斯领空。土耳其给予岛上土耳其族恐怖分子的援助，诸如武器、训练乃至受过训练的非正规军等，仍在增加。土耳其海军部队在亚力山大勒塔及塞浦路斯沿海的挑衅性演习仍在继续。土耳其领导人不断发表威胁性言论。

141.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三日，土耳其国民报报道，土耳其政府的一名部长在答复土耳其部队是否将在塞浦路斯登陆的问题时说：“我们的确有此意图。”

142.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四日，土耳其宣传部长告诉英国广播公司驻中东记者说，土耳其不能放弃干涉的权力。同一天土耳其国民报在“我们的军队已准备就绪”的标题下写道：

“在内阁（指土耳其内阁）会议之后，一位发言人宣称，一旦岛上发生事件，土耳其将立即进行干涉。……土耳其空军的喷气式飞机在接到命令十二分钟后即可飞入塞浦路斯上空，为舰队提供空中掩护。”

143.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六日，即安理会紧急会议三天之后，土耳其议会举行秘密联席会议，授权土耳其政府于必要时派兵在塞浦路斯登陆。

144. 一九六四年四月七日，土耳其参谋总长索乌纳伊将军提到谣传有关土耳其决定登陆的报道是“虚张声势”，他说，这并非虚张声势，事实上已经决定在塞浦路斯进行军事干涉。

145.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安卡拉电台的广播评论公开威胁要入侵塞浦路斯，并且告诉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把尼科西亚的“绿线”看作土耳其和希腊的新边界线。

146.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日土耳其总理伊诺努先生在安卡拉说：“联合国军如不能在塞浦路斯恢复和平，土耳其只好进行干涉。”

147.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土耳其共和国报道：“本年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今晚将在亚力

山大勒塔地区开始进行。”就在同一天，土耳其总理伊诺努先生对记者说：“不管往凯里尼亚的公路是否失守，我们都不能丢掉该岛。”

148. 一九六四年四月三十日，土耳其国民报报道：

“亚力山大勒塔地区的军事演习昨天开始，参加的有土耳其驻塞浦路斯分遣队所属的三十九师四十八团和五十团，参加的还有游击队。”

149. 一九六四年五月四日，同一土耳其报纸报道说，第二军和重型坦克部队开始在亚力山大勒塔集结，以便参加登陆演习。

150. 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安卡拉国防部宣布，土耳其的海、陆、空三军在土耳其东南部的伊斯肯德伦城外开始演习。

151.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一日，代理外交部长的土耳其副总理凯末尔·萨特尔先生宣称：“我们进攻塞浦路斯的一切准备均已完成。我们有力量在六小时内占领塞浦路斯。”萨特尔先生最后说：“当我们忍无可忍时，希腊人将吃尽苦头，叫他们几个世纪也无法恢复。萨特尔先生心中显然想起了另一些历史事件，诸如亚美尼亚人和其他民族人民在土耳其遭受屠杀的事件。”

152. 同一天，即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一日，土耳其外交部长埃尔金先生在海牙对记者说，联合国部队驻在塞浦路斯并不影响土耳其进行干涉的权利。同一天，当土耳其外交部长被要求证实他的同事萨特尔先生的发言时，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是的，我们能在六小时内攻占塞浦路斯。”

153.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三日，土耳其国民报报道：

“据可靠消息，迄今被视为恐吓或讹诈的登陆准备工作现已具有严重的性质，一切必要的措施都已完成。”

154.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土耳其军用飞机再次侵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领空。我国政府已向土耳其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及时告知安全理事会。

155.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据土耳其副总参谋长塔格马奇将军发表谈话说，土耳其陆海空三军部队均参加演习以确定其进攻塞浦路斯的力量。塔格马奇将军对记者说，全国各地区的许多部队均参加了这一针对塞浦路斯的演习。

156.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七日，土耳其外交部长在接见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时说，土耳其在塞浦路斯有进行干涉的合法权利。安理会代表可能还记得，在安理会上，塞浦路斯代表曾两次质问土耳其代表，根据他的政府的看法，土耳其是否具有该项权利，土耳其代表完全避开了这个问题。当然，在安理会外面发表这类谈话会要容易得多。现在土耳其代表既然提到了这一点，我愿意把它再次提出，并问几个问题。

157. 同一天，土耳其总理在发表于德国世界报的一篇访问记中说：

“在北约组织帮助之下希腊总有一天会同意对塞浦路斯实行和平分治。希腊一天不同意，战争就会打下去。土耳其不会让步。在塞浦路斯局势绝望时，土耳其将对该岛行使干涉的权利。”

上文中“绝望”一词显然指的是土耳其企图通过和平方法达到分治的计划无法实现的这一情况。

158.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土耳其报纸报道土耳其舰队即将进行新的演习。

159. 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土耳其外交部长在我上面提到过的一次讲话中说，塞浦路斯的局势如果照旧不变，土耳其向塞浦路斯进军已成定局。

160. 一九六四年六月六日，华盛顿白宫宣布，约翰逊总统和土耳其总理伊诺努先生之间曾交换过函件。据报道，美国政府曾向土耳其政府表示对塞浦路斯局势发展的关切。后来听说土耳其政府当时正计划入侵塞浦路斯，但由于美国的干涉在最后一刻被制止了。

161. 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和六日，全世界流传的谣言和各种来源的情报都说，土耳其又在准备执行入侵塞浦路斯的决定。六月六日路透社自安卡拉报道，土耳其即将对塞浦路斯进行军事干涉。

162. 某些知情人士告诉我们说，美国的干涉只不过暂时阻止了这次入侵。人们还警告我们说，危险只是推迟了，并非肯定可以避免。我们的印象是，入侵随时可能发生。我相信，我有权利也有责任请求安理会不要忽视这一形势，因为它的后果不仅对于国际和平，而且对于联合国赖以建立的基础都是严重的。因此，不管其他任何考虑有多么重要，安理会必须优先考虑土耳其丝毫不顾以往决议而作出的这些新的侵略威胁。安理会对塞浦路斯局势的所有其他方面都应当从这一背景来加以考虑。

163. 土耳其政府在威胁并准备入侵塞浦路斯的同时，还积极支援塞浦路斯土耳其族极端分子的叛乱活动。为了鼓励并煽动叛乱，土耳其政府对恐怖分子提供各种支援，诸如武器、训练乃至从土耳其向该岛偷运受过训练的非正规军等。

164. 我国政府掌握关于向塞浦路斯偷运武器和非正规军的可靠情况和证据。下面我从一封信中选择几段供安理会代表们考虑。该信是曼索乌拉的一个土耳其族恐怖分子头目写给尼科西亚的一个土耳其族恐怖分子头目的。曼索乌拉是塞浦路斯北部沿海的一个村庄，从土耳其偷运进武器、人员的主要据点之一。这封信是在一个英国空军上等兵马莱身上发现的。此人在自己开车将武器从曼索乌拉村运给尼科西亚地区的土耳其恐怖分子时被塞浦路斯警察逮捕。下面是信里摘出的几段：

“我们一直在根据地形和战斗的需要充分利用送给我们的各种武器。我们一直在焦急地盼望着冲出这个地区的那一天。……对畜牲们（指希腊族）居住的皮尔戈斯、皮延亚等村庄清洗一空的日子已经到来了。……因此，我们和蜜蜂们（指从土耳其来的受过训练的非正规军）等得都不耐烦了。……我相信我们的军队和军队支持的人民武装小组以及同我们一样的那些人，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迅速在希腊人中间引起惊恐，使得联合国部队根本来不及进行任何认真的抵抗……，考虑到事态可能带上国际的性质，土耳其会被认为有罪，我认为提供援助的工作多少应该加紧一些。”

这个恐怖分子头目接下去说：

“正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礼物（船上运来的武器）从海上运到了。请原谅我，我们要赶快到海边去。但愿上帝保佑源源不绝地给我们送来礼物和蜜蜂。”

我相信，这封信说明了问题。土耳其为了实现扩张主义目的，暗中运送武器和经过训练的非正规军，在塞浦路斯助长叛乱和流血。对土耳其扮演的这一角色，这封信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165. 斯图加特南德意志报四月二十四日发表的一篇安卡拉电讯中，一位土耳其议员的供认更证实了上述情况。这位坎普斯基先生透露，土耳其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埃里姆教授向他承认，游击战的组织者和专家一直在从土耳其偷运进塞浦路斯，而这一活动的费用达二亿土耳其镑。

166. 除海上偷运武器和人员外，我国政府对土耳其计划从空中偷运武器进入塞浦路斯也掌握有可靠的情报。

167. 从其他国家招募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在土耳其军营加以训练，这件事是土耳其政府积极从事危害塞浦路斯的活动，妄图颠覆塞浦路斯这个国家，破坏塞浦路斯的统一，以便推行其分治政策的又一例证。

168.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塞浦路斯警察得悉九名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到达尼科西亚机场，将他们加以逮捕。这几个人向当局所作的证词，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的电视谈话和记者招待会中曾加以重述和公开证实。他们提供了在伦敦受招募的详情。当时告诉他们“去塞浦路斯作战”。他们被人从伦敦带到安卡拉，然后同另外三十五名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一道由两辆军用卡车送到安卡拉近郊的一所土耳其军营。在那里由土耳其陆军军官训练他们使用步枪、轻机关枪和手榴弹等武器达十五天之久。然后把他们派到塞浦路斯去同希腊族人作战，并指示他们到那里以后同库楚克先生接触，还说库楚克已经知道他们要来。同一时期，和他们同时在安卡拉近郊受训的一共有九十八名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除了库楚克和登克塔什之外，还提到塞浦路斯驻安卡拉大使埃尔托格鲁洛格卢先生的名字，他是一个

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也参与了安排这九个人受训和派往塞浦路斯。事实上，正是在塞浦路斯驻安卡拉大使的办公室里，登克塔什会见这些人并告诉他们：“孩子们，祝你们一路顺风。我希望你们好好打击希腊人。不久我也要到塞浦路斯去参加战斗。”就是这九个人——本来是十个，其中有一个因罪证不足释放了——土耳其代表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日致安理会的信〔S/5731〕⁵中，说他们被“非法逮捕”和“下落不明”，提出了严厉的控诉。我希望土耳其代表现在可以弄清楚了，这些人的被捕并不是非法的，而尤其主要的是，他们的下落也并非不明。

169. 上面只不过是土耳其积极参与塞浦路斯的叛乱和颠覆活动的几个例子而已，至于整个事件中土耳其分遣队在塞浦路斯所起的非常积极的作用就更不用提了。

170. 土耳其分遣队一直拒不从它自圣诞节以来非法地——我再说一遍，非法地——占领的阵地撤走。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向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总理发出内容相同的信，要求两国政府把各自的分遣队撤回营房。希腊政府响应这一要求，立即命令分遣队回到营房，而土耳其分遣队却拒不撤退。土耳其总理伊诺努先生在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答复马卡里奥斯总统的信中说：

“驻塞浦路斯土耳其分遣队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塞浦路斯发生流血事件后被迫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转移到它目前的安全阵地的。在原来的营房里它的安全曾受到严重的威胁。鉴于土耳其部队的安全所受到的威胁，土耳其分遣队保有目前阵地是绝对必要的。”

事实上，这是第一次提到分遣队的安全作为采取十二月二十五日行动的借口。今天我们第二次听到同样的解释。早些时候有人告诉我们，土耳其分遣队从原来的营房转移到目前的阵地是为了保护尼科西亚地区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的地位。此外，伊诺努先生本人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六日写给塞浦路斯总统的另一封信中声称，土耳其分遣队并不是驻到营地以外，而是不得

⁵同上，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不从营地展开，这是希腊族塞浦路斯人违宪和违法行为的结果。

171. 伊诺努先生实在是自相矛盾。但是还有一矛盾之处。土耳其代表于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八日告诉安理会说：

“……驻塞浦路斯的英、土、希维持和平部队司令杨格将军发表过一个书面声明，大意说土耳其部队一直是完全按照他的命令行动的，现在仍然是这样。”〔第一〇九五次会议，第161段。〕

172. 另一方面，土耳其总理在三月三十一日致塞浦路斯总统的信中声称，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安排，也就是土耳其代表提到的那个安排，和土耳其分遣队原来占有、目前仍然占有的阵地并无关系。

173. 在我看来，土耳其分遣队最初转移的真实原因同土耳其政府目前拒绝命令分遣队从尼科西亚-凯里尼亚公路撤退的原因是完全一样的。从一开始，这就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土耳其分遣队奉命占据目前的战略阵地，其目的方面是便于实现从外部入侵塞浦路斯岛而在内部提供掩护的计划，另一方面又得以处于优势地位，更易于完成其第二项任务，即对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叛乱分子提供训练和其他支援。

174. 土耳其政府拒不下令土耳其分遣队撤回营房，迫使我国政府不得不认为同盟条约已告结束，因为它实质上已被土耳其所破坏。

175. 土耳其代表今天辩解说，土耳其分遣队最初从原来的营房转移到目前的阵地以及至今还占有该阵地这些事实，都不是对条约的破坏。他甚至提到适用范围协议。为了他也为了安理会代表们，让我读一读同盟条约部长委员会的有关决定。他理应知道，根据条约规定，部长委员会是处理希腊部队和土耳其部队在塞浦路斯驻扎问题的最高政治权威。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的决定如下：

“希腊和土耳其分遣队目前营地应视为他们的永久营地，除非并且直到部长委员会另行决定。”

我重述一遍：“除非并且直到部长委员会另行决定”，而不是由土耳其政府单方面作出决定。因此，土耳其

分遣队继续留在塞浦路斯就构成了对塞浦路斯共和国领土完整的破坏。

176. 联合国秘书长为了便于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执行任务，曾同时向希腊和土耳其建议双方同意将两国分遣队置于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司令指挥之下，但不编入联合国部队。希腊政府立即接受了秘书长的这一建议。而土耳其政府再次拒不同意，除非秘书长接受某些条件。

177. 秘书长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给安理会的报告中说：

“希腊陆军分遣队愿意接受联合国指挥，留在营房内，并可能从岛上撤退，只要土耳其陆军分遣队也能做出同样的安排，……土耳其部队的继续展开对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的安全，不可能比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对他们提供的安全更大。……”〔S/5764，第116段。〕

秘书长在报告中接着说：

“……我认为理应敦促土耳其陆军分遣队目前或者自动退回营房并留在那里，或者接受我久已提出的建议，把它置于联合国的指挥之下但不编入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当然，这肯定会意味着土耳其部队应回到营房中去。可是，土耳其官员对于将土耳其分遣队置于联合国指挥之下提出的条件是无法接受的，因为那会限制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对分遣队的权力，致使联合国的指挥失去意义。”〔同上。〕

在报告第115段，秘书长提到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分遣队驻在塞浦路斯一事时说：“无论如何，他们驻在岛上是一个问题……。”

178. 我国政府坚决认为，在塞浦路斯的外国部队凡不属联合国指挥者均应撤走。我国政府的立场是，土耳其分遣队应撤离塞浦路斯。它继续驻在塞浦路斯构成了对和平的威胁。这本身就是一种侵略行为。

179. 布朗利在国际法和各国对武力的使用⁶一书中写道，除了在战时或具有战争性质的行动期间的

⁶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六三年。

占领军以外，任何外国军队未经许可或自动邀请均不准也不应留在主权国家的领土上。根据国际法中侵略一词的公认含义，任何其他对主权国家领土的越权干涉，都属于侵略行为。外国军队不得一国同意而驻在该国是同主权概念相违背的，因为根据主权概念，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制止任何外国在它自己领土上的活动。塞浦路斯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和十三日的决议更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

180. 我相信，上述情况已确切无疑地表明，塞浦路斯国家的完整、独立、主权和统一经常处于内部和外部的威胁之下，我国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以组织并加强防卫，这是理所当然的。

181. 首先，我要讲清楚，任何主权国政府都有进口武器或组织武装部队的固有权利。任何人无权否认我国政府的这一权利。因此，唯一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我国政府此刻是否有必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以加强防卫。从当前塞浦路斯的局势中可以找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任何态度客观的人都不会怀疑我国政府采取这项措施是适当的，除非他相信这样的理论：塞浦路斯国家太小，不能抵抗侵略。

182. 我们塞浦路斯人——我相信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民族都会同意我们——根本不接受这种理论。保卫祖国是我们的责任和权利，我国政府绝不会忽视这个责任。

183. 已故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是当代最伟大的和平信奉者之一，他于一九六二年在阿林顿的一次演说中说：“保卫和平的唯一途径就是准备好在迫不得已时为祖国而战。”

184. 我完全同意秘书长的看法，无论是土耳其族还是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偷运武器都是非法的。我愿就此强调指出：我国政府特别愿意就制止偷运武器一事与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合作。另一方面，代表一国政府输入武器却无论如何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不过我可以声明，只要没有外来侵略的威胁，我国政府也并不想获得重型武器或采取进一步军事措施。

185. 有关我国政府决定征兵一事，有很多议论。下面我援引秘书长报告中的第 118 段：

“塞浦路斯政府决定征兵，以组织国民警卫队加强国家保安力量，这是一项政府的行动。”

这同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决议毫无抵触之处。根据这一决议，政府有责任维持法律和秩序。根据这一决议，塞浦路斯政府鉴于侵略的威胁，组织和加强其国防的至高无上的权利不能被剥夺。

186. 联合国秘书长在其报告中详尽地谈到塞浦路斯局势的各方面情况。我在前面说过，在现阶段我不打算详细评论秘书长的报告，而只愿就其中一两个问题，简略地发表意见。

187. 联合国秘书长特别提到了人质问题。我国政府对待拘留人质行动的立场是一清二楚的。关于这一点，我愿重复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声明中的几段：

“共和国政府愿尽一切努力并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便制止一切非法行动，维护法律和秩序。这一任务的一个方面是缓和当前紧张局势。朝着这个方向的第一步是释放所有的人质。

“为此，我们决定在明天，三月七日星期六中午以前，所有被希腊族人留作人质的土耳其族人，将不受拘束地被带到尼科西亚警察总局，届时将由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前来接收。我希望将完全照此办理，不得以任何借口来拖延。不照上述情况办理的将严厉惩罚。塞浦路斯希腊族方面的这一友好表示，并不以塞浦路斯土耳其族领导人方面的任何表示为条件。但我希望有相应的响应和友好表示。”

为了响应总统的呼吁，被希腊族人所拘留的四十九名土耳其族人在第二天被释放了。

188. 许多被土耳其族人所拘留的希腊族人质，事实上则从未释放。在答复其亲属或有关当局的询问时，土耳其族领导人却简简单单地、轻蔑地回答说：“我们没有任何人质。”

189. 但事实是，我们都知道有许多希腊族人被土耳其族人绑架作为人质。他们的吉凶未卜到现在已经相当久了。当土耳其族领导人声明他们没有拘留任何人质时，明显的含义是这些人都被害了。诚然，也

许有个别不负责任的希腊族人，为了报复，对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私行治罪，把他们留作人质。例如，在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提到的那一事件即在法马古斯塔两名希腊军官和一名塞浦路斯警察被残酷暗杀以后，可能就发生过这种情况。我想再一次表明，这种绑架人质行动不论来自哪方，都是受到我国政府最强烈谴责的。联合国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曾提过的塞浦路斯总统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的声明强调指出：

“我想再一次重申，我毫不迟疑和毫无保留地谴责任何形式和在任何情况下的绑架人质的非法行动。这种方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是对所有绑架人质的行动说的，不论行凶者是来自希腊族的一方，还是土耳其族的一方。

190. 但是我们从未看到或听到过土耳其政府或塞浦路斯土耳其族领导人，对土耳其族人把希腊族人留作人质的行动做过任何谴责。相反地，安卡拉和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领导人，充分意识到社会舆论对人质问题极为敏感——当然也应当如此——用夸大和歪曲的办法，利用人质问题来进行投机。土耳其族领导人想方设法掩盖希腊族人被土耳其族人绑架甚至可能被谋杀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土耳其的宣传机构却设法虚构并夸大土耳其族人被希腊族人绑架的事件。经过精心策划，土耳其族领导人准备好了一长串失踪人员名单，交给了红十字会。但是就在土耳其族领导人开列的失踪人员名单中，已经查明有许多人是在他们自己的家里安然无恙。

191. 在帕福斯骚乱之后，库楚克先生通知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代表说，塞浦路斯希腊族人拘留了不少人质。这一指控也列入土耳其的传单中。在红十字会的要求下，库楚克先生提交了所谓的失踪人员名单。为了处理这一控诉事件，红十字会代表们访问了克蒂马和帕福斯两地，经查明这些人均未失踪，而且都安然在家。一个前任警官麦荷麦特的名字，自从一九六四年一月起即出现于每一个失踪人员名单中。但是四月间，红十字会代表在土耳其族居住区查明他在家中，健康状况良好。

192. 但是土耳其族的极端主义领导人，在欺诈方面表现最突出的例子，是最近三十二名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事件。他们的名字列入失踪人员名单，据称已被拘为人质。经红十字会代表们查明，他们还活着，而且在家生活得很好，从未被任何人绑架过。尽管红十字会通知了土耳其族领导人这一事实，尽管已要求土耳其族领导人公开宣布过去声称失踪的三十二人已查明安然在家，但土耳其族领导人却故意地不做任何声明，蓄意企图从虚构的人质事件中继续捞取政治资本。

193. 很难说失踪人员名单中还有多少人可以在家中或其他地方找到，他们完全是按照上级指示，隐藏起来，以便使虚构的人质事件继续成为宣传主题。

194. 注意一下这些事实，足以表明人质问题已成为土耳其族领导人宣传的目标。安然在家的人，居然出现在失踪人员名单中。很可能此时此刻正在愉快地访问其他国家——例如土耳其——的人们也可能出现于失踪人员名单中。更有甚者，我国政府十分怀疑，但不是没有证据的，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有些列入失踪人员名单中的人确实失踪了，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服从本族极端分子的命令而被暗杀了，或者因为他们希望恢复塞浦路斯岛上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正常的、友好的关系而被定罪。

195. 在我结束这一问题之前，我愿再一次强调，我国政府决心竭尽全力制止绑架人质的行为，不管是希腊族人干的，还是土耳其族人干的。如果认为应对绑架或谋杀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负责的那些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其中包括他们那些搞恐怖活动的领导人员，竟然可以不受逮捕和惩罚，我国政府是不能接受的。

196. 正如安理会所看到的，我并不想回避，有些不负责任的希腊族人可能干过绑架人质的行为。我所要做的，仅仅是阐明这一问题的本来面目，并揭穿土耳其的谎言。土耳其宣传机构，按照谎言重复一百遍即可变成真理这一希特勒式的原则，认为有必要说谎。

197.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的声明——土耳其代表曾提到这一声明，不幸的是，使我不能不感到他是有意不提全文——曾经说到：

“我不隐瞒有些不负责任的希腊族人绑架并可能谋害过土耳其族人这一事实。但是我不相信土耳其族领导人所提交的失踪人员名单是真实的。那三十二名土耳其族人的案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们从未受过绑架，并且经过红十字会查明，他们在家，健康状况良好。”

198. 正当土耳其族领导人虚构土耳其族人被希腊族人拘为人质的事件同时，土耳其族叛乱分子对土耳其族爱好和平的公民的威胁也变本加厉。安理会在这方面应特别予以注意。土耳其族恐怖分子对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采取恐怖和威胁，这是土耳其族领导人企图制止人民切望恢复希土两族人民之间的正常、友好关系的手段之一。希土两族人可以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他们有这样做的共同愿望。

199. 联合国秘书长在其报告的第53段解释有关收割的安排时说：

“收割提供了两个民族重新接触的机会，并显示了生活和劳动在一起的意愿和可能性仍然存在。”

200. 另一方面，当联合国驻塞浦路斯某一官员发表类似的声明说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可以生活在一起时，土耳其族非法电台在一篇短评中宣称：“我们希望(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司令立即发表声明，驳斥该联合国官员的意见。”

201. 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是生活在土耳其族叛乱分子对他们的残酷镇压、威胁和恐怖之中。从向警察当局告发的许多案件中，可以举出下列事例。

202.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日，向警察当局告发土耳其族极端分子在土族居住区的弗赖蒂西亚村枪杀同村名叫科嘉蒂的一名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据说受害者和土耳其族温和派领导人阿里先生有亲戚关系。

203. 一九六四年四月七日，一个名叫费祖拉的牧羊人，在其希腊族妻子陪同下，正在阿斯普鲁伊亚村附近放羊时，为两名土耳其族恐怖分子击伤头部，在公立医院医治枪伤。

204. 另外一名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尼阿兹为潘诺·易阿里亚村的土耳其族恐怖分子所逮捕、折

磨，指责他在驾驶出租汽车从本村去尼科西亚的途中穿过了希腊族的村子。这就算是罪行。

205. 摩斯塔法·侯赛因·古沙的事例，最能说明问题。这一不幸的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和他的全家，曾经被诱离开他在两族杂居村子达里的家，去到土耳其族村子娄柔吉那。他偷偷地返回达里，发现他的住房还是好好的。他要求允许他全家回到达里，但是娄柔吉那村土族极端分子拒绝了他的要求，尽管他还请红十字会代表为这事出过力。据他说，他的家人最近受到土耳其族叛乱分子的虐待。

206. 另外一个住在帕福斯的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德尔威斯，曾在希腊族居住区附近经营咖啡馆，被命令关闭其商店，否则就要受惩罚。理由是希腊族塞浦路斯人也经常光顾他的咖啡馆并会晤他们的土耳其族老朋友。

207. 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秘书长报告第84段承认了这一可能性：

“……在克蒂马的塞浦路斯土耳其族极端分子组织(土耳其族保卫组织)的领导人，切望在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中保持一定的紧张，也许因为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的整个政策变得更富有进攻性时，可以保证得到及时的支持。”

208. 一个住在欧摩尔菲特村名叫凯末尔·欧斯曼的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由于没有对希腊族不友好而受到土耳其族人的虐待。他设法逃到了尼科西亚的希腊族居住区。

209. 另外一个住在拉纳卡的兰姆卜瑞欧村名叫比何瑞·尤素福的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在拉纳卡受到土耳其族叛乱分子的虐待，然后又被他们绑架到尼科西亚，他设法从那里逃到了尼科西亚希腊族居住区。

210. 玛利亚村的菲科·纳伊姆，六十岁了，由于希腊族人供给他面包，受到其土耳其族同胞的虐待。

211. 凯里尼亚的侯赛因·比赫里琦·阿里夫·果基，现住法马古斯塔市，偕同其兄弟到一个警察所控告，他由于拒绝拿起武器背叛国家被土耳其族恐怖分子拘留并受到虐待。

212.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日，另一个住在纳比翟欧村名叫赛里·茫尼尔的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去另外一个村子访问，并告诉该村希腊族人，他曾遭到土耳其族极端分子毒打，因为他谴责了他们对希腊族人的暴行。

213. 我可以好几个小时不停地列举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叛乱分子对爱好和平的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威胁、虐待的无数事例。塞浦路斯警察当局能够汇报成百上千土耳其族人遭到其同族人虐待的事件。他们的受虐待仅仅是因为他们谴责了暴行或者对其希腊族同胞表示友好。其中许多人寻求并受到警察当局的保护。

214. 绝大多数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切望恢复和希腊族人的友好关系。但土耳其族叛乱分子不许他们这样做，因为友谊和合作不会促进土耳其的分割和分治计划。

215. 一位著名的土耳其族领导人，伊赫桑·阿里先生，在他写给各报和各界知名人士、其中包括土耳其总理的信件中，描述了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在土族极端分子手中所遭受的苦难。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六日在一封打给伊诺努先生的电报中，伊赫桑·阿里先生谈到，有些土耳其族人竟向世界舆论荒谬地宣称，希土两族人不能在塞浦路斯生活在一起，这些人是想把塞浦路斯变成一座地狱。阿里先生致土耳其总理电报的结束语是：“……代表由于经常遭受威胁和恐怖不能发表意见的公民们。”

216. 在一封致土耳其国民报的信中，伊赫桑·阿里先生谈到土耳其族恐怖分子对不听从他们指示的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的镇压行动。他写道：“由于登克塔什的恐怖和威胁超过了罗马暴君尼罗，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不能发表意见，不能思考。”

217. 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日伊赫桑·阿里先生在给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司令基亚尼将军的一封信中写道：

“几乎每天我都接到我的土耳其同胞的控诉，或者亲自来，或者打电话，或者来信，说他们受到土耳其族人各式各样的恐吓和威胁。甚至不许他们去希腊人市场购买生活必需品。此外，离开家或本村的也被禁止回家……。”

成百上千的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想回到本村和希腊族同胞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但不许他们这样做。

218. 在某些地区土耳其族领导人为了推行其分治计划，正在迫使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生活于隔绝状态之中。尽管土耳其族领导人是根据其摧毁这个国家的计划而行动的，而另一方面，这个国家是能够为土耳其族人制造困难的，但是这个国家却尽全力在可能范围内协助土耳其族公民。

219. 例如，尽管进口商品在塞浦路斯是丰富的、易于得到的，尽管根据可靠消息，存在着为支援土耳其的全面军事行动而大量储存商品的明显危险，塞浦路斯政府对于从土耳其进口物资以供应土耳其族人这一问题还是非常宽大的。

220. 自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底以来，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准许伊斯兰教红十字会人员进入塞浦路斯为在尼科西亚土族居住区的受伤的土耳其族人治疗，但实际上这些人员却一直在努力建造一整套医疗单位和医院，做为预谋分割国家计划的一部分，同时他们正在为土耳其的可能入侵从事准备。

221. 自从那时起，我国政府允许食品、牲畜饲料、衣服、靴鞋、药品、毯子和帐篷等向塞浦路斯进口，价值共计二十八万二千二百三十英镑。政府允许这些物品免税进口。这对国家经济是相当大的损失，不仅是因为免征进口税，而且还因为这些供应品在塞浦路斯市场上是易于购到的。

222. 同样地，虽然显而易见土耳其族人正在按照预谋的计划行事，政府并未采取停止供应水电等措施，本来政府是可以这样做的。顺便提一下，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现在甚至连水电费也不缴了。

223. 所有在塞浦路斯的国际组织均公认塞浦路斯政府在这方面的宽宏大量，并赞扬了它的容忍和人道主义态度。

224. 正如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指出的，幸运的是，最近在塞浦路斯除了个别的零星事件外，没有发生重大冲突。但是，秘书长已经指出，这是不够的。安理会号召联合国和塞浦路斯政府争取实现的最重要目标之一是要恢复正常秩序。

225. 恢复正常秩序的主要障碍是在塞浦路斯某些地区没有行动自由。这些地区一些道路为土耳其族恐怖分子所控制。这一问题所以仍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土耳其族叛乱分子认为允许他们所控制的地区自由通行，不利于他们的分割和分治计划。

226. 但塞浦路斯国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在全部领土上重建政府的有效权力。在这方面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能够并且应当提供更积极的协助。因为如果没有行动的完全自由，则安理会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决议里的“恢复正常秩序”一语便失去了一切意义。

227. 关于这一点，塞浦路斯政府为了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曾一再向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提出多种建议。但土耳其族领导人拒绝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是土耳其族领导人缺乏善意的又一例证，也是他们企图破坏联合国部队使命的另一实例。

228. 我国政府认为，如果要使安理会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决议完全付诸实施，就必须保证整个国境内的行动自由，所有分界线必须拆除。如果对与此相反的情况采取容忍态度，据我的看法，是与三月四日决议相抵触的，并将导致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失败。

229. 我国政府希望联合国部队全面成功。基于这种精神，并在此范围内，我国政府愿和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继续保持最广泛的合作。

230. 我已经谈到塞浦路斯局势的某些方面。但极为明显的是，塞浦路斯国内局势中所有这些问题和争端都不过是一些症状而不是起因。起因是土耳其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分割政策、分治政策、挑衅政策、威胁政策。土耳其族叛乱分子的颠覆活动在塞浦路斯给我们造成的所有问题、困难和障碍，也都是由同一起因而产生的症状。这一起因就是土耳其政府的分治计划。塞浦路斯人，无论是希腊族、土耳其族、亚美尼亚族或马罗族，所遭受的苦难和悲剧都是土耳其政府挑衅和煽动政策的直接结果。土耳其族极端分子煽起对塞浦路斯爱好和平的土耳其族人的恐怖行动，也是为了推行这个政策。

231. 塞浦路斯国内问题的起因来自外界。是土耳其政府武装了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叛乱分子。是土

其政府教唆和鼓动塞浦路斯的叛乱，目的是毁灭这个国家，也就是象土耳其领导人所一再直言不讳地宣称的，分治这个国家。是土耳其政府不愿塞浦路斯有和平。是土耳其不断地以入侵来威胁塞浦路斯，同时鼓动并支持土耳其族叛乱分子破坏联合国或塞浦路斯政府为使这一国家恢复正常生活的任何努力。甚至在塞浦路斯问题调解人还没来得及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报告的时候，土耳其外长就说调解人失败了。土耳其继续破坏塞浦路斯的和平，它的政策和行动也威胁着世界和平。

232. 安理会如果忽视当前局势中这些现实的问题，则将一事无成。联合国必须针对这些现实背景来考虑它在处理塞浦路斯问题上应起的作用。

233. 总之，我愿再一次重申我国政府对待塞浦路斯问题的立场。我们需要和平和在塞浦路斯恢复正常状况，并且我们愿与联合国充分合作来达到这一目的而共同努力。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准接受有损于塞浦路斯合法政府主权的任何行动。我们不会容忍国内外破坏塞浦路斯独立主权国家的团结和领土完整的任何尝试。

234. 鉴于土耳其对我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新威胁，我们希望得到联合国的保护。我们希望从联合国得到正义和和平。我们希望联合国对这一问题的政治解决。

235. 我国政府愿保证它全体公民的人权而不管其肤色和宗教信仰的不同；但另一方面，我国政府不准准备就多数人管理国家并自由决定国家未来施政的固有权利进行谈判。简言之，我国政府坚持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必须完全尊重并执行安理会决议和联合国宪章。

236. 占用了安理会这么多非常宝贵的时间，我为此表示歉意。我是想向你，主席先生，和安理会其他代表，如实反映塞浦路斯的局势。

237. 主席：鉴于时间已经晚了，希腊代表同意不在这次会上发言，而在下次会议上发言。所以我建议休会。明天上午十一时复会。

会议决定如上。

下午八时四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i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